

新年特别策划·战位亲历之扫雷兵

从海军昆山舰的锚地向远方望去，一片漆黑。夜已深，舰长王磊在舱室继续翻看那本还未读完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。白天工作太忙，只有夜深人静时，他才有空给自己充充电。读书，让王磊变得豁达平静。2008年从大连舰艇学院毕业后，他没想过自己会来到扫雷舰，一干就是十几年。扫雷，是世界海军公认的三大难题之一。水雷，兼具隐蔽性和破坏性。舰上的扫雷官兵最清楚它的杀伤力：它能轻而易举地将千吨战舰炸成两截，也能让上万吨的巨舰瞬间瘫痪。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记者登上扫雷舰昆山舰，和官兵们一起出海参加猎雷训练。

与其他水面舰艇相比，扫雷舰吨位小，条件艰苦，而且格外危险。“当兵不当爆破兵，上舰不上扫雷舰。”辅机兵石闯参加岗前业务集训时，就听说“水兵圈”里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。有哪个水兵不向往“上大舰，闯远洋”呢？直到第一次参与反水雷任务，石闯的个人想法才悄然转变——“听到水雷爆炸的声音，那种震撼是你想象不到的。”石闯告诉记者，“没上过扫雷舰的人，不会真正体会到扫雷舰存在的意义。”航海班长张伟还记得，自己第一次亲历扫雷舰的“高光时刻”是多么自豪——东海某海域，一艘驱逐舰迎面驶来，立刻

向他所在的扫雷舰鸣笛致敬。那时，他站在驾驶室内的舵盘前，腰杆挺得直直的：“我们扫雷舰也是很有脸面的嘛！”按照国际海军礼仪，所有海军舰艇，不分舰种和级别，不论吨位大小，在航行中与扫雷舰相遇时，须先鸣笛致敬。笛声，象征着尊敬。当排水量上万吨的巨舰向扫雷舰鸣笛致敬，那一瞬间，扫雷官兵们感觉一切辛苦付出都值得。这份激动与骄傲，来源于他们对使命的认知。登上昆山舰，舰徽标志首先映入记

心之所向，即为光芒

■本报记者 程雪

者眼帘：一束从军舰底部发出的光，照向大海深处。教练员葛和勇说：“这光芒，代表我们扫雷舰官兵的使命和保卫祖国的坚定信心。”一代代扫雷官兵一直坚守着这样一个信念：战场上，如果灭雷具或其他扫雷设备都被炸毁，那么，脚下这艘扫雷舰就是他们最后的武器。“就像黄继光用身体堵枪眼一样，这是我们的使命。”枪帆班长王华海说。那天，训练结束，恰好赶上舰上机电长徐强过生日。辅机兵蔡帅康通过舰上的“海浪

之声”小广播，为徐强点了一首《我要的光芒》。“不管时间匆匆，不管未来多沉重，我的梦还是雷打不动。”歌声从广播中飘出来，落进舰上水兵的心底。他们心中坚定的信仰，就是自己生命中的光芒。许许多多这样的水兵，他们普通平凡，却身带光芒，让人觉得温暖、明亮。临下舰前，王华海送给记者一只海军军笛。笛声，对扫雷舰上的官兵们来说具有特殊的含义。紧靠海军笛，就此转身别过，跟着战舰去扫雷的9天经历宛若浮现眼前——

投入大海的怀抱，感受水天一色；站在甲板上随军舰乘风破浪，感受浪花腾起的水雾，感受水兵们的坚守、沉默、快乐和勇敢……采访归来，高铁飞驰。戴上耳机，记者侧头望向窗外。都市繁华一闪而过，耳边一直回荡着那首熟悉的旋律——风平浪静的日子，你不会认识我……你不熟悉我，我也还是我。假如一天风雨而来，风雨中会显出军人的本色……

记者手记



跟着战舰去扫雷

■本报记者 程雪 通讯员 徐永耿 范惜钰 黎宇

特稿

不经历风浪，哪有水兵的成长

蜷成一团捂着胃，记者缩在床铺一角，头顶灯光在眼前闪烁。这一刻，记者意识到，自己高估了自身的抗晕船能力。这是记者随海军扫雷舰昆山舰出海的第一个夜晚。舰上舱室有限，教练员葛和勇将他的宿舍腾给了第一次随舰出海的记者。早上7点半，昆山舰缓缓驶离码头，水兵们开始了忙碌而有序的海上工作。驾驶室里，航海兵王浩岩站在左舷，紧盯前方海域，搜索渔网和不明漂浮物的踪迹。“看过电影《红海行动》吗？电影里，海盗就是用渔网缠住螺旋桨逼停船舶。”这名18岁的士兵腼腆地对记者说。离开码头后，信号兵申阳阳升旗，回到驾驶室的战位上，开始在心里默记报文术语。刚上舰报文时，他非常紧张，要靠班长朱勤帮带，才能顺利完成任务。此次训练，申阳阳负责将指挥员的口令转化为专业术语，快速传递给其他舰艇。司务长吴亚军望着刚运上舰的蔬菜，满心欢喜：“在岸上时，我刚从抖音上学了道网红新菜——雪碧拌面。这次一定要给大家尝尝！”站在后甲板上，远处岸上的建筑逐渐变小。军舰行至长江口，风浪大了起来，船也开始摆动得厉害。记者不敢继续在甲板上停留，站起身，小心翼翼挪到了船舱里。午饭时，餐厅里水兵们鱼贯而入，饭菜香气四处飘逸。望着满桌的饭菜，记者毫无食欲，晕船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坐了一会儿，记者实在坚持不下去，提前回到船舱，躺在床上动也不敢动。扫雷舰随着海浪节奏晃来晃去，记者的胃从翻江倒海变得阵阵刺痛。此刻，出发前专门准备的各种晕船贴、晕船药都成了摆设。长江口远处的岸上，是上海迪士尼乐园。那里，有很多游客正排队等待体验一个惊险刺激的项目——海盗船。坐上海盗船，能让人一瞬间摇晃到起飞。游乐场一般会规定，游客每次乘坐海盗船的时间只有两三分钟。以前不理解，为什么时间这么短。跟着战舰出海扫雷，记者终于体会到，对一个正常人来说，出发前专门准备的各种晕船贴、晕船药都是折磨。此刻，“生无可恋”的记者想到刚刚餐桌上“谈笑风生”的水兵们，心里不禁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：他们不晕吗？他们又是怎么克服的？



某海域，水雷爆炸瞬间海面腾起巨大水柱。

黎宇摄

次参加海上训练任务，晕船的感受让他此生难忘——“额头冒虚汗，双腿微颤，胃部的压力急剧上升到喉咙，胃里的食物从口腔里猛喷出来，大脑瞬间一片空白……”每次吐完后，胃液灼烧口腔的感觉让叶明疼痛难忍。“吐完了食物和水，就只能吐胆汁了。”那段时间，为了不影响工作，叶明随身携带垃圾袋，一感到头晕想吐，就把头扎进塑料袋里吐一会儿。吐完了，他继续返回战位。晕船，是每名水兵必须征服的挑战。“现在碰到大风浪，我也晕。只不过晕得次数多了，就习惯了。”叶明说，“不经历风浪，哪有水兵的成长！”这一刻，记者明白，舰上官兵克服晕船的良好，并不是他们口中云淡风轻的那句“习惯了”，而是无比顽强的意志力。枪帆班长王华海喜欢写诗。曾经，他将晕船感受诉诸笔端；现在，他更喜欢用文字表达每一次战胜困难的必胜信心。这天，王华海在笔记本中写道：“天已破晓向北飞，战风斗浪浪尖舞……”

沉默的水兵，勇敢的航程

军舰航行至猎雷指定海域时，记者已经可以同水兵们一起在餐厅吃饭了。舰上餐厅空间小，吃饭要分成几

批。水兵们狼吞虎咽吃得很快。晚饭后，站在前甲板上，轻柔的海风携带着湿漉漉的气息，吹在记者脸上。夕阳染红了大片海域，天空不时有海鸟飞过，在军舰上空盘旋。沿着舷梯来到后甲板，记者看到，王华海正蹲在那儿，一手端着餐盘，一手拿着筷子大口扒拉着饭。大口吞咽米饭的空当，他的双眼睛向大海深处。这是一种记者从没见过的眼神——那么平静，就像眼前这一大片安静的海水。这样平静的眼神，舰上很多水兵都有。身处快节奏的现代社会，人们往往变得浮躁，年轻人眼里更常常充满不安和焦虑。同样的年纪，为何扫雷舰上的水兵不一样？实猎某型战雷那天，站在驾驶室右舷窗前，记者找到了答案——猎雷班长陈琳将手雷扔进水中，引爆水雷炸掉，消灭水雷。不一会儿，伴随一声巨响，海面上腾起高高的水柱。水雷爆炸瞬间，冲击波袭来，整艘军舰都能感受到强烈的震动。冲击波沿着甲板，透过厚厚的防爆靴蔓延至全身。这是记者第一次见识水雷爆炸的威力，也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危险距离自己如此之近。猎雷成功！此刻，陈琳面不改色，平静得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“因为，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恐怖。”水武业务长李铭告诉记者，克服了一个又一个以前不敢闯的“禁区”后，就没什么好怕的了。

经历过大风浪的人，性格往往会变得沉稳。其实，水兵们并非从一开始就这样平静勇敢。大学生士兵王浩岩是舰上年龄最小的兵。作为家里的老么，他从小在父母和姐姐的照顾关爱中长大。参军前，他甚至连鞭炮都不太敢放。那时的王浩岩不会想到，自己未来有一天会在号称“海上敢死队”的扫雷舰上当航海兵；他更想不到，如今水雷爆炸时，他根本不怕，这可比鞭炮响无数倍，危险无数倍。曾经胆怯的年轻人，变成了中国海军“开路先锋”中的一员。一次猎雷训练，螺旋桨被海上漂来的缆绳缠住。为了避免舰上动力设备受损，士兵石闯冒险用刀割断了缆绳。“当时，我只不过想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”这名“00后”新兵不是不知道被螺旋桨割伤的危险，可他甘愿去冒这个险。一次，昆山舰出海射击，瞄具出现故障无法校正。王华海凭着多年积累的“感觉”，精准命中浮雷，从此赢得“炮神”美誉。一次火炮射击任务，王华海的手指不小心被夹在舱门缝里，顿时鲜血直流。简单包扎后，他立刻上了战位，首发命中目标。“手指骨折了，出了一身汗。”回忆起当时的情形，王华海平静地说。看着记者一脸惊叹，扫雷兵们说：“没什么，这只是我的工作。”更多时候，他们都在各自的战位上，静静地工作学习。航海班长张伟，是昆山舰所在扫雷舰某大队“士官专家组”成员之一。他有一本笔记本，上面记录着自己20多年来

总结出的排查、修理故障方案。这样的“宝典”，舰上老班长几乎人手一册。记者随手打开猎雷班长陈琳的笔记本，上面最近的字迹写着：目前，水雷不仅装有各种目标信号的传感器，同时还装有计算机，使水雷能够处理各种数据，而后选择最佳的起爆方案……没有人生而英勇，只是选择了无畏和担当。扫雷舰上的水兵，同样是有血有肉的人，是父母的孩子、妻子的丈夫、孩子的父亲……任务结束后，他们也会用自己喜欢的方式，度过那短暂的休息时间——大队长闵钧钟爱自驾游，他盼望着去一个新的地方，打卡一次新奇的体验。机电长徐强，一心期待着任务结束，回家抱抱可爱的女儿，陪妻子逛逛一家网红店，去听一听阔别已久的都市喧闹声。枪帆班长王华海则盼望着休假，回家看望父母……跟着战舰去扫雷的9天9夜里，记者渐渐明白了勇敢的含义：勇敢不等于无所畏惧，而是知道前方有危险，依然坚定选择前行。那是伤疤与汗水，更是闪亮的勋章。揣起海洋迷彩的袖子，眼前这两块暗紫色的疤痕，深深烙在辅机兵蔡帅康的胳膊上。

记者心里一紧：这么深的疤痕，恐怕要伴随他的一生了。眼前这位20出头的小伙子，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再三追问，蔡帅康讲出了伤疤背后的故事——2020年2月21日晚上，辅机舱内的一台机器油管突然爆裂，柴油从裂缝里四处飞溅开来。辅机班班长常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“油管里喷出的油温度高，一直这样下去很容易失火。”机器缝隙狭窄，修理油管，必须找到一个胳膊较细的人，把手伸进去，补上螺丝帽下缺失的垫圈。“让我试试。”蔡帅康站了出来。机器夹缝中，他将胳膊紧贴着超过50℃高温的机器上。故障终于解除！等蔡帅康抽出已经麻木颤抖的胳膊，那块贴近机器的皮肤已经烫起一大片水泡……“当时光顾着抢修，忘了疼了。不过，没有这些伤疤，怎么学到真本事？”蔡帅康笑着说。辅机兵经常蜷缩在嘈杂、轰鸣的空间里维修机器，有时一待就是几个小时。遇到紧急抢修任务，流血破皮是常有的事情。在他们看来，伤疤标志着军人的血性，是他们军旅的勋章。在闷热密闭环境中持续工作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如果不是站到辅机兵李珊珊的战位上，记者无法想象。汗水顺着额头滴滴答答往下淌，打湿了海魂衫，脸热得通红。此刻，李珊珊正在监测动力设备机器变化，以便机器突发故障时，第一时间报告维修。“有风进来会凉快一点。”李珊珊喜欢刮风天气。每当凉爽的风沿着舰辅推舱门的缝隙吹进来，带走炎热，带来清凉，那是他难得的舒适时光。蔡帅康和李珊珊都是机电兵。他们工作在水线以下，主管舰艇电力、动力和油水等，是舰艇“心脏”的守护者。水兵们难忘在战位上洒下的汗水，难忘在青春岁月里奋斗的时光。从十多年前第一艘猎雷扫雷服役至今，大队长闵钧几乎亲历了扫雷事业的每一步发展变化。曾经，舰上没有餐厅，大家一起蹲在甲板上顶着烈日吃饭；曾经，几十名水兵挤在两个住舱里，每个铺位有三层，最上面的铺位是一层吊床……面对自己曾经服役过的一艘扫雷舰即将退役，一名水兵在日记中写下：“英雄的战舰完成了使命，曾经你的每一寸甲板，都有我的足迹。”水兵餐厅的墙壁上，贴着一则标语：“军旅生涯其实就这几年，当一个好兵，干一番事业，待回首，微笑，无悔，自豪！”对扫雷舰上的官兵而言，曾经留下的伤疤、洒过的汗水，都象征着使命与荣耀，那是他们一生中最闪亮的勋章。军舰靠岸，记者与官兵们一一告别。此刻，码头上的勤务兵，将早早准备好的补给物资热火朝天地搬到舰上；下舰回到宿舍休息的水兵们，齐刷刷掏出手机，盯着屏幕笑……走下甲板，记者回首，看见大队长闵钧并没有跟着人流下船。他站在驾驶室舷窗边，望着水兵们忙忙碌碌的身影，目光是那样宁静。（采访中得到张辉、祝标、胡如波、杨顺协助，特此致谢）